

烟台故事



高耸的普照楼成为蓬莱阁主建筑群最抢眼的建筑。



陶成忠在蓬莱阁上,远处尖顶建筑即为普照楼。

陶成忠与蓬莱阁普照楼的不了情

65年前,他带领木工在重修普照楼中做出突出贡献

王光禄/撰文 陶云罡/供图

日前,蓬莱阁景区收到陶云罡先生发来的一封信,称其父亲陶成忠曾于1958年牵头重修普照楼,他打算近期专程到蓬莱完成父亲的遗愿:一是重游蓬莱阁,登临普照楼,二是捐赠父亲当年使用的木工器具等部分遗物。

蓬莱阁景区第一时间与陶先生联系沟通,确认65年前普照楼经陶成忠等匠人的巧手经历了一场华丽变身。根据陶云罡先生所讲述的内容,整理此文以乡读者。

蓬莱阁上最初没有普照楼

蓬莱阁始建于北宋嘉祐六年(公元1061年),与岳阳楼、滕王阁、黄鹤楼并称为“中国四大名楼”,是“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”之一。

最初的蓬莱阁上,并没有普照楼。同治七年(公元1868年),为便于蓬莱水城的船舶夜行,清廷在登州府同知雷树枚的倡议下,专门在蓬莱阁东北角的丹崖绝壁之上,跨水城垛墙建造了一座用以导航的普照楼(又名“灯楼”“灯塔”),占地25平方米,三层砖木结构,楼体6棱,楼顶木构斗拱,6柱支撑如亭状,周匝木扶栏,内设扶梯盘旋而上。普照楼夜晚使用燃油灯发光,作为夜间航行船舶导航的灯塔,所费银两由水城各棧按月摊捐。

当时的普照楼,比蓬莱阁略矮,与相邻的宾日楼基本同高,并不像现在这样突出鹤立。1924年,因灯塔顶部残损而重修一次。上世纪50年代,普照楼西部老北山(田横山)航标灯塔启用后,普照楼助航功能丧失,之后缺少维护,天长日久成为危楼。

“老木匠”挑起重修重担

1958年,山东省政府拨款2.5万元维修水门口、西城墙、卧碑亭、避风亭。当时的蓬莱县政府决定借此机会,同步砌修小海东岸、改建加高灯塔(普照楼)超过蓬莱阁、改建小海吊桥为活动木板桥。其中,重修普照楼中的木工工程重担,落到了具有当地最高技术的县生产联社木工作业组头上。

时任县生产联社木工作业组组长陶成忠,1925年8月出生于平度县旧店镇陶家寨村,年仅33岁,却是有近20年木工经验的“老木匠”,技术精湛,以擅长建筑构件、木雕、风箱(风匣)等木器制作名扬一方。他带领的木工组成为蓬莱县生产先进班组,产品供不应求,年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,年年被评为蓬莱县生产联社“先进生产者”。1958年,他在重修蓬莱阁普照楼工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,成为入党积极分子。

历史的机遇,让陶成忠的榫卯技术特长发挥了作用,他的这一特长,来自其父亲的传授。其父亲陶守祥是平度有名的木匠,榫卯与木雕技术高超。陶成忠在父亲的影响下,自幼接触木工工具,耳濡目染,12岁学割锯,14岁学做木匠活,继承了父亲的木雕

与榫卯技术,17岁成为木匠,与师哥毛俊升在掖县(今莱州市)开设木匠铺。后来,陶成忠去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、金州等地,在建筑工程队做木工,熟练了斗拱技术和施工程序,技艺不断提高。有了这些“金刚钻”,陶成忠才能在普照楼重修工程中敢于挑重担,他不仅是组织者,也是精密构件的制作者,难度大的构件都由他亲自雕琢完成。

接到普照楼重修任务后,陶成忠感到既有动力又有压力,动力来自任务光荣,重修普照楼万众瞩目,传承中华文化,为蓬莱增光,影响深远;压力是普照楼为木质斗拱结构,技术复杂繁复,建国初期国家正是百废待兴时,人才匮乏,难以找到能制做建筑斗拱的木匠,且楼体面积小,地处悬崖绝壁,搭脚手架困难,无法在楼顶制做,楼体背向大海,工程器械用不上,人力安装施工难度与风险极大。

精湛技艺让普照楼获新生

经过现场勘查和周密思考,陶成忠提出了“改进斗拱、分件制作、现场组合、滑杆吊装”的施工方案。获得批准后,他选拔技术过硬的人员组成施工队,现场测量尺寸,绘制草图,确定用材。回到车间后设计斗拱构件造型与尺寸图,进行选料,分工制作。

普照楼此次重修要加高砖体结构和旋梯,上面所有的木质构件都要重新制作,虽然体积不大,但其位置险要,难度和风险很大。为了打牢基础,陶成忠先与土建工程队合作,带人加高盘旋扶梯,预制顶层楼板,制作匠木扶栏、门窗、6柱与基座等构件,为斗拱安装做好准备。

斗拱是中国建筑上的一种特殊构件,用拱形和方斗形木块层层交错叠加而构成,具有结构与装饰的双重功能,在美学和结构上拥有独特的风格,无论从艺术还是技术的角度看,斗拱都足以代表中华古典的建筑精神和气质。许多重要或纪念性的建筑物设计有斗拱,彰显风貌,保护楼体和门窗免受日晒雨淋的损害。

普照楼的斗拱为六边形,体积较小,六面挑檐结构复杂,技术要求高。为确保万无一失,陶成忠充分考虑到楼体建在海边悬崖上,是蓬莱阁的最高建筑,斗拱体在顶端,长年受海潮大风的侵蚀及地震等影响,万一斗拱坍塌,则全盘皆输,因此不能用劣质木材和易腐蚀的铁质固件,必须在榫卯结合技术上下功夫,符合科学,一旦遇有强风暴和地震,不致“散架”,通过斗拱弹性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,把屋檐重量均匀地托住,从而平衡稳定住楼体。

普照楼木斗拱的分解构件在工厂制作完成后搬运到现场,在普照楼前的小平台上进行分体组装。组装成型的斗拱很重,人力吊装风险大,为确保万无一失,陶成忠早有安排——在事先搭建好的脚手架旁斜搭上几根对接好的圆滑粗木杆(滑杆),楼顶固定

一根代替滑轮的承重圆木,形成滑杆式“人力起重机”。施工人员按直拉、拽拉、助推、定位分组,陶成忠亲自在楼顶组织上拉和定位安装。吊绳设置好后,下面的人捆住构件,然后全体人员共同行动,上提、下拽、助推、定位,一气呵成,顺利将斗拱主体构件安装到位。随后各种附件的安装、修饰、描绘、油漆等工作也顺利完成,普照楼获得了新生!

此次重修的普照楼,一直维持到现在没有改变样貌,其为三层六角塔式建筑,筒瓦屋顶,边长1.68米,高12.14米,建筑面积27平方米,施旋子彩绘。中建扶梯,可曲折盘旋而上。一层南面设一门,二层六面均设有圆窗,三层外有回廊、周匝设木扶栏,南面设一门,其余各面镶有大块玻璃。普照楼飞檐攒尖、古朴典雅,与宾日楼、吕祖殿、观澜亭等共同组成蓬莱阁的地标性建筑。

普照楼耸立危岩之上,建筑风格国内仅有,与比萨斜塔有异曲同工之妙,近看危楼悬空,摇摇欲坠,远观如鹤立云端,飘然如仙。虽然其灯塔作用丧失,但它在景区高耸挺拔,成为蓬莱阁景区的最美制高点!正是有了重修后的普照楼这一点睛之笔,蓬莱阁建筑群俨然成了一只展翅待飞的“金凤凰”。

一生蓬莱情最念普照楼

平常日子,陶成忠很少对家人讲起他重修普照楼的事情,但他内心孜孜以念从未淡忘这段人生的高光时刻,内心始终珍藏着一份浓浓的蓬莱情。

1961年生活困难时期,陶成忠响应党的号召享受职工补贴离职返乡,回到了平度。他木工技术精湛,经常为当地政府机关制作写字台等办公木器,为生产队制作农用木机具,忘我工作、不计报酬,在群众中赢得了大公无私的好口碑。

1989年,其子陶云罡到蓬莱为陶成忠落实政策待遇过程中,专程拜访陶成忠当年的单位党组书记马振堂。一见面,马书记就讲起陶成忠为蓬莱阁普照楼重修做出的贡献,不断地竖起大拇指,“小陶(指陶成忠)做的风匣叫声满街响,人们排队订货……”陶云罡很惊喜,马上去到了蓬莱阁景区,仔细观看当年父亲牵头组织重修的普照楼,并拍照留念。

1996年7月13日,陶成忠在其家人陪同下,再次登上蓬莱阁,在普照楼前流连忘返,讲述起他当年在这里工作的故事,讲述起普照楼的前世今生……2013年,已有89岁高龄的陶成忠老人在陶云罡的陪同下,再次回到曾经奋斗过的地方,打算看看工作单位的变迁、会会老朋友、登临蓬莱阁。由于适逢古建整修,未能进入蓬莱阁,只能远远眺望。看到普照楼后,陶成忠依然难掩激动的心情,兴奋地对拐杖指着楼阁,讲述往事……

乡村记忆

大板车

于心亮

我六七岁时,村西通了柏油路,又直又平坦。那时机动车少,在上面行驶的,大多是骡马拉着的大板车。大板车平时用来运送货物,比如运沙、运土、拉粪、送苞米、送小麦、送花生……有一年相邻的石人泊村庄稼大丰收,村里就组织社员坐着大板车风风光光去城里看戏,把我们村的老少少羡慕得不行。

我们敬佩的是车把式,能把骡马训练得既听话又老实,真是了不起了。拉货的时候,车把式跟在车辕旁疾步走,手里鞭子甩得“叭叭”响,跟放小炮仗一样。倘若是空车,车把式就侧坐在车辕旁,鞭杆子拢在怀里,丢荡着腿儿,低垂着脑袋打小盹儿,任凭识途的骡马自个儿往前走,倘若有点啥事,就嗖地跳下来,嘴里喊:“吁——”

我们小孩子看见大板车来了,就磨蹭着往前靠,车把式见了,就把鞭子轻轻一晃,嘴里吆喝:“小心马踢人,甬叫车给轧着!”但有的车把式心眼儿好,倘若不是拉着重物,就让我们偷偷爬上板车尾部,等过了村子,就吆喝骡马稍稍慢下来,让我们哧溜下去!

有一天傍晚,一辆大板车拉了些柴草经过村子,我偷偷爬上去,车把式没发现我,我悄没声地坐在大板车上别提心里有多爽。坐了一会儿,我干脆舒服地躺下了,听着“嘎哒、嘎哒”的马蹄声以及车轱辘轰隆隆的滚动声,不知不觉竟然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

车把式是在饲养院卸柴草时发现了,他惊讶地问我的是哪儿的?我害怕他揍我,不答话撒腿就跑。车把式拉住我笑着说:“告诉我你是哪儿的,我送你回家。”我以为他要赶着大板车送我回去,忙说:“我是西河崖大队的。”车把式说:“好啊,咱爷俩走吧。”我说:“你不赶着大板车吗?”车把式说:“大板车回到队里就完成任务了,就不能再动用了。”

就这样,我被车把式大叔一路护送着回家,走累了他还背我。走到村口时听见我妈正扯着嗓子四处找我。大叔跟我妈说:“大妹子,孩子我给你,但有条件,你可不准打他。”我妈连忙道谢,请大叔家里吃饭去。大叔说:“吃啥饭啊,家里也等着我呐!”说完就走了。

回到家,我妈责备我不该偷偷爬上大板车,更不该在车上睡着了,尤其是不该麻烦车把式大叔把我送回来,人家忙活一天已经够累的了。我妈越说越气,最后还是把我摁在炕沿儿朝我腿上“啪啪”揍了两鞋底子。